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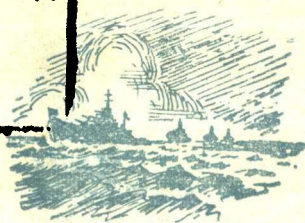
夜海激战

东海文艺出版社

短篇小说集

夜 海 激 战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东海文艺出版社

1960年·杭州

內 容 提 要

这里收集的十二篇短篇小说，都是反映部队生活的。“夜海激战”、“七号高地伏击战”和“护航之战”等三篇，分别描写发生在海防前线的战斗，表现了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的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；“妙手回春”和“摇机员的故事”，歌颂了为解放祖国沿海岛屿而贡献出生命的两位青年英雄；“海濱”描写搜捕匪特的故事，情节紧张曲折。其余几篇，都取材于部队的日常生活，“鞋”和“夏政委和小缪”，反映了我人民军队官兵之间你敬我爱的真挚感情；“江山如画”描写了军民之间不可分离的血肉感情和年轻一代的成长；“连长和炊事员”反映了我人民军队的民主生活；等等。这些作品，思想性都比较深刻，艺术上也比较完整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，感情真挚，读来亲切、动人。

短篇小说集

夜 海 激 战

本社编

黄 裳 郑圣天 钱贵森等插图

※

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196号

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8号

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·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※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 1/16 字数82,000

1960年2月第一版

1960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3,000

统一书号：10125·323

定 价：(6)三角三分

目 录

江山如画·····	毛 英	1
連長和炊事員·····	毛 英	20
鞋·····	崔左夫	28
夏政委和小繆·····	任斌武	36
刘大剛·····	毛 英	46
接班·····	刘瑾瑜	62
夜海激战·····	尤荣泰	69
护航之战·····	尤荣泰	75
七号高地伏击战·····	尤荣泰	83
妙手回春·····	蔡庆生	93
搖机員的故事·····	胡士弘	104
海濱·····	江 深	113

江山如画

——献给建国十周年

毛英

大尉廖龙泉自北方来，连乘了三天火车，接着又在上海换了一次车。上得车来，他揀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接着又燃起了一支烟，十分悠闲地吸着。他的脸上喜孜孜的，沒有一絲倦意。如同所有的軍人一样，对于亲身作过战的地方，记忆是格外深刻的，他的眼光一下子就找到了上海北站的宾馆大楼。

十年前，这幢大楼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。那时候，大半个上海已经解放，蒋军青年军一二〇师据守着这幢大楼。由于要保护城市建筑物，不许打炮，一时攻不下来。之后，有一个失业的老工人自动给我们带路，突然从侧背接近了大楼。一层一层地往上打，打到离屋顶还有四层楼时，敌人吃不住了，挂起白旗投降了。

大尉把眼光移向近处，月台上有一群红领巾在活蹦乱跳，又是唱又是叫，欢乐极了。孩子们年纪都是十岁上下，换句话说，全是解放以后长大的，他们大概并不知道在这幢

大樓里曾經發生過激烈的戰鬥。一時間，他想得很多，~~其~~孩子們幸福的童年生活打動了他，還是這幢大樓對他有特殊的感情呢？要不是急着赶路，他真想下去走一走。正在這時候，車廂的那一头，傳來了一陣銀鈴般的叫喊聲：

“李云霞，這裡有空位。”大尉的思路被打斷了。他轉过头來一看，只見一個十分素淨大方的姑娘，正向他這頭走來。姑娘的左手提着一個大綢袋，右手拎了一隻皮箱，背上還背着個被包。在這狹小的車廂過道上，姑娘不得不橫着身子，一步一步地移動。她的眼睛在物色座位；嘴巴在招呼同伴，實在够她受的。

“哪兒呀！”車廂的另一頭，又是一個姑娘在尖叫。

“這裡，快嘛。”姑娘大聲地應着。那聲音直震得大尉的耳鼓嗡嗡地响。姑娘放下行李，發覺就近坐着一位軍官，感到剛才這樣大喊大叫，實在有失體統。為了掩蓋這種心情，她故意把垂到胸前的辮子，朝背後一甩，兩個翠綠的蝴蝶結在大尉眼前一閃。只听得她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拖拖拉拉地真急人。”說完，又轉身去接她們了。

一串，走進來五個姑娘。先前來的那位，走在頭里。大尉朝她一打量，但見她上身穿着一件十分合身的棉襖。看花色，天藍的底，甘蔗紅的小花，花朵上衬着金黃色的邊；下身是一條墨綠的呢褲。這后面的四個呢，人人披着件短大衣，有紫紅的、紫醬的，也有銀灰色的；隨身的行李倒不怎么笨重。

姑娘們在孤獨无伴的時候，總是保持着她們特有的羞怯和拘謹的。眼下的情形却完全兩樣，車廂里只有她們的聲音，

好比倒翻了田雞籠似的。她們尽情地互相取笑，不時地把頭伸出窗外，指指點點地說個不休。這一切，大尉都看在眼里。他的腦子里突然升起了一個奇怪的念頭：感到這節車廂的最好的座位，全被姑娘們占了，自己上車最早，本來是可以隨便挑選的。想到這裡，大尉下意識地順着姑娘們所指的方向看了幾次，想發現些新東西。

近處是一個寬闊的月台，擠滿了候車的人群。遠處是林立的高樓大廈。天色很好，春日的陽光格外的和煦。陽光反射在每幢大樓的玻璃窗上，閃着燦爛的金光，初看去，總以為這金光是從房子里射出來的。難道說，姑娘們所陶醉的，就是這太陽西下時的壯麗奇觀嗎？大尉越是疑慮，姑娘們越是談得娓娓動聽。要不是中間橫着一層靠背，她們五個人准會合作一團的。你如果站着從車廂的那頭看過來，五條鮮艷的圍巾，五對彩色的蝴蝶結交織在一起，真賽似一簇花叢。

現在，火車帶着這簇花叢緩緩地前進了。

火車漸漸地加快了速度，姑娘們反而平靜下來了。一個個端端正正地坐好，有的打開了圖報，有的翻開了書本。一会儿，那位穿花棉袄的姑娘，象想起什么事情似的，仰起脖子，在車廂里環視了一陣，低聲問她的同伴：“今天，可有紅旗競賽？”趁着那姑娘轉過臉來的時候，大尉仔細地看了看：姑娘沒有出奇的漂亮，却有一種不常見的臉型，從顴角、鼻梁到嘴唇、下頰，拉成了一道明顯的輪廓。這臉型，大尉感到有些面熟，好象在哪裡見過。是在遙遠的記憶中呢？是在電影上呢？還是在什麼集會上呢？……實在記不起來了。再一看，姑娘有一雙明快、烏黑的眼睛，眉毛高聳，肤

色紅潤。從她打開書本就立即為書本上的字句所吸引的神情來看，特別讓人感到有一種魅力：就是不外露的自信和毅力。

大尉從她胸前的牌牌上，睽見四個藍幽幽的小字：中央美專，不覺產生了一種油然而起敬和愛慕的心情。大尉自小沒念過什麼書，却很愛畫。這些年來，每逢部隊移動搬進新居時，他不是先考慮把鋪擺在哪裡，而是先在屋子裡來回地踱上幾圈，捉摸著，把他的畫貼在哪裡。他愛反映我軍在各個歷史時期英勇鬥爭的油畫，也愛我國的一些山水畫。前不久，他還託朋友從北京寄來一幅齊白石的畫。畫面上跳動著幾只透明的、富有彈性的蝦子。

大尉愛畫，說不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了。在他當戰士的時候，他給連裡的牆報畫過畫；解放以後，他收藏了不少畫，也看過不少畫。日子一久，他感到圖畫這門東西，有一種特殊的藝術力量，簡直不是語言所能表達的。畫，能夠鼓起人們鬥爭的勇氣，也能滿足人們對美的享受，更能陶冶一個人的品性。記得，當年向大西南進軍的時候，部隊露營在深山密林裡，天下著大雨，起不了火，戰士們都抱著槍瞓睡了。這時有一個戰士，支起塊雨布，翻著一本破破爛爛的畫報。突然，有一張畫把大家吸引住了。看上去，那張畫上，有一個蘇聯紅軍的老戰士正在講著什麼，旁邊圍了十多個戰士，有的捧著肚子在笑，有的樂得直頓腳，還有一個戰士正舉著個煙斗，聽著聽著，把抽煙也忘記了。看樣子，這群紅軍戰士也是在長途行軍以後。於是，戰士們就猜測起來了：這位紅軍老戰士在講什麼呢？是什麼故事這樣動聽呢？

廖雲龍湊過去一看，知道這幅畫名叫“休息”。他正想

把它拿过来端詳个究竟，战士们就叫起来了：“排长，你也来給我們講一个！”

現時，大尉真想同这位在美专学习的姑娘攀談攀談，但又碍于对方是个女的。心想找个話題，一下子又不知說什么好。

車廂里的广播喇叭响了。广播員宣布車廂紅旗競賽开始了。一位列車員跟大家講了話，他表示有决心和旅客們一道爭取优胜紅旗。話音未落，姑娘們已經一个个脫掉外衣。那位穿花棉袄的姑娘，露出了一件火紅的球衣，轉过身去，背上有一个老大的“6”字。她第一个搶来了抹布，拎来了一桶水，干起来了。

大尉的心里急得慌，整个車廂里只有他一个軍人。他想着干点什么，总是插不上手。于是，他只得站起身来整整座位，把姑娘們的書報收进草袋，又把茶杯排成一行……。他左看右看，又把从行李架上挂下来的繩索之类的东西拾撿了一番。一轉身，发觉玻璃窗上点点的煤烟，他当即取出几張草紙擦了起来。

“同志，让我来吧。”穿紅球衣的姑娘过来了。她的袖子卷得高高的，額角上冒出点点的汗珠。

“一样，一样。”大尉慌了手脚。說时迟，那时快，姑娘已把窗門托起，探出半个身子，从外面擦着玻璃窗。再一轉身，姑娘又把手掬成个瓢的样子，轉动了一下座位旁边的烟灰缸，把烟灰兜走了。接着，她又在大尉的座位下面抹了起来。这一切，大尉都看在眼里，心想：“她莫非是列車員出身的，要不就是学校里特地派她們上火車来服务的，这可

真是不計報酬的勞動啊，”

輪到車廂選派代表評紅旗時，旅客們一致同意評穿紅球衣的姑娘去。姑娘的臉脹得緋紅。她想推脫，又開不得口。尤其是那四位女伴，撅嘴的撅嘴，推的推，攆的攆，弄得她怪不好意思的。

姑娘整了整衣服，理了理頭髮，站起身來，跟旅客們點了點頭。百多雙尊敬的眼光，送着她的背影在車廂的盡頭處消失了。

二

不管車廂里的人多么激動，甚至連到站的人也忘了下車，可是，火車總是按照自己的速度前進着。停靠站過了一個又一個，上車的，下車的，取行李的，攔行李的，忙忙碌碌，熱熱鬧鬧。

旅客們所組成的評比小組過來了。一個個都點頭贊嘆，說這節車廂整齊、清潔。忽然間，“嘭”的一聲，從行李架上掉下來一個大被包，正好落在一位旅客的懷里，幸好沒砸壞什麼。那位旅客趕忙用手護住它，雙眼仍是盯着評比小組。

列車長大聲宣布評比結果。他說，這節車廂做到了人人動手，既整齊又清潔，是紅旗車廂。旅客們全笑了。

“我不同意！”說話的就是那位穿紅球衣的姑娘。什麼理由呢？她說：掉下了個被包，大小也是個事故。

大尉吃了一驚。他想發言，卻又被姑娘認真而又嚴肅的表情制止住了。

評比小組同意了姑娘的意見，姑娘回到了自己的座位。

显然，她的心还没有平静下来。她从邻座旅客的手上接过了那个被包：“同志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。”

“是你的？”大尉一看，感到这个被包有些异样。包皮是一块黄色的降落伞的绸子，扎的是一条白而柔軟的降落伞带。凭着軍人对于軍用物資的敏感，他想，她怎么会有这玩艺？

“这是降落伞绸吧？”大尉故意問道。

姑娘用微笑作了回答。她輕巧地踏上座位，放好被包。

“哪里来的？”大尉正要問，却又覺得有些不便。連忙改口道：“这东西上海有卖？”

“人家送的。”姑娘的神气很不自然。

“还是解放軍送的哩！”一位胖胖的姑娘插了嘴。胖姑娘是一种常見的热情洋溢的人，肚子里放不得一句話；当下，要不是她的同伴斜睨了她一眼，她准会滔滔不絕地說下去的。不是吗？她还給大尉投过来一个十分抱歉的赧色呢。

軍人跑的地方多，听口音是挺在行的。大尉从那个胖姑娘的口里，听出了一点土音。于是問道：“你們是揚州一带的人吧？”

“猜对了一半。”胖姑娘搶先回答，又調皮地抿了抿嘴。

“揚中人？”大尉信口乱猜了起来。

“不，她是仙女庙人，我才是揚中人。”

“仙女庙？”大尉十分惊奇。“我認識一个仙女庙人，她全家住在上海。当家的是个老工人，解放前失了业，本来是上海电厂的工人。”

胖姑娘簡直要跳起来了，照她的性子，她真想拉着大尉

的手，高高地跳上三跳。她強制着自己的性子，認真地問道：“同志，你說說，那個老工人叫什么，他家住在哪里，家里有些什么人？也許我能知道。”

“十年了，忘了他老人家的大名了，住址更記不清了。解放上海以後，我們只住了三天。不過，我還記得他家有三個女兒，最小的奶名叫小三子，解放那年才十歲。”

“有，有有，有一個，我也認識。”胖姑娘雙手捂着臉，把頭埋在懷里，一個勁地傻笑了起來。這時，那個穿紅球衣的姑娘也感到有些奇突了。她先抬起手在胖姑娘的手背上打了一下：“死東西，有什麼好笑的。”這才轉過頭來，問道：“同志，你到過仙女廟嗎？”

“不，是在解放上海時認識的。”

“她就是，她就叫小三子，也叫郭苗芳。”胖姑娘止住了笑，指着穿紅球衣的姑娘說；同時拿起一條小手絹，在眼角上來回地擦着。

咔嚓一聲，燈光亮了。明亮的、柔和的燈光，照亮了每一張容光煥發的臉。你們知道，每一個旅客，都有他自己所一心嚮往和期待的事情。但是，他們萬萬沒有想到，在旅途上會有這樣的巧遇。

當郭苗芳知道坐在她對面的這位軍人，就是十年前曾經在她家裡住過的廖排長時，她再也掩飾不住內心的激動了。竟同時伸過兩隻手去，把大尉的手緊緊地拉了起來：“太巧了，太巧了！”

“你還記得，你送給我們的一張圖嗎？”大尉問。

姑娘的臉上升起了紅暈。他們兩個人同時想起了那幅幼

稚的、粗糙的图画。姑娘所想的，是那幅画过于拙劣了；大尉却告诉她，至今他还珍藏着这幅画，而且裱糊过了。就是这幅画，記載着多么丰富的往事呀！

三

1949年5月的一个早晨。

小三子——郭茵芳背上书包，正要去上学。她从灶間里走出来，刚探出头去，只見屋子里的十多个解放軍同志正在捆打被包。她急得叫了起来：“媽媽，解放軍要走了！媽媽，媽媽……”她一头撞在媽媽的怀里，珍珠般的眼泪，沿着小臉蛋滚了下来。

上海解放才三天，解放軍住进她家才两天。这两天，小三子象掉了魂似的，沒心思念书。进了学校，她不停地向小朋友们报告好消息。比如說，她家住着几个解放軍啦，一个个的长相怎么样啦。她說起来才叫仔細呢！她管同志们穿的鞋叫“船”。她伸出个指头这么一钩，說是鞋头上有个“牛鼻子”；又伸出一个小手指左右一摆，說是鞋后跟上，还帶着根小辮子。你要是鬧不明白，她就画给你看。她还說得出，这鞋是从山东来的。連班长哄她的，說是穿上这样的“孔夫子鞋”，就能飞洋过海的話，她也当作是真的，到处傳說。同学们要有不相信的，她就非要拉你去看不行。

放学回来，书包沒放，她就扑到同志們的怀里去了。一个抱过了不算，非要全班人都抱抱她，都給她講个故事不行。临睡覺了，又得照样把同志們跟她說的，搬給两个姐姐听。这两天，她感到特別的高兴，逢人就說：“阿拉屋里住

着解放軍，是阿拉爸爸請來的。”這話不假。那時，大半个上海解放了，只是在蘇州河北邊還留着几股殘敵。蔣軍青年軍一二〇師據守着北站賓館大樓，企圖凭堅頑抗。最後，就是這位小三子的爸爸自動出來擔任嚮導，帶着部隊從側背接近敵人的。在這次戰鬥中，大尉是突擊排的排長。戰後，小三子的爸爸又几次三番地去營部請求，非要讓解放軍同志住到他家里去不可。

今天，小三子不想去上學了。她想把解放軍留下來。正好，她媽也想拿她派個用場。媽媽在她的耳邊囑咐了一陣，小三子“嗯，嗯”地應着，又連連地點着頭。一会儿，她就從街上買回來二十四只雞蛋。還是她自己出的主意呢：把雞蛋裝在書包里，不讓同志們看到。

買好雞蛋，小三子回到自己的“小畫室”里。這算不上画室，只是她和兩個姐姐劃分好的一個角落。小三子占的一角，牆上貼滿了七七八八的圖。遠看，花花綠綠，亂七八糟；近看，不由得你不吃一驚：一邊是各色各樣的香烟牌子，鮮艷的商標、廣告，什么天女散花、姑娘采茶、老壽星……；另一邊，貼的是古本的綉象圖，有劉、關、張，有孫悟空、豬八戒……。有的是從書本上剪下來的，有的是她花了許多工夫，一筆一筆描起來的。還有一只角是京劇中的各色各樣的臉譜。床頭上，有兩塊地方貼得格外整齊：上面的一塊是山水、花卉，飛禽走獸；下面的一塊，拿她自己的話說，是洋圖。

小三子笑眯着眼，在她的画室里轉了一圈。接着坐下來，拉开抽屜，捧出她的“百寶箱”，嘩的一下，倒滿了一

台子。什么鉛筆頭、橡皮、蜡筆、水彩；硬的、軟的、厚的、薄的，各色各樣的畫紙；還有一些無法貼上牆去的圖片，簡直應有盡有。她象有什麼急事似的，匆匆地翻看了所有的存畫，拿起一張，搖搖頭，丟下了。半天，沒揀到一張合意的。她的小嘴一噘，頭一甩，主意拿定了：“我自己畫一張！”

她拿起鉛筆，鋪開紙，習慣地把鉛筆頭朝嘴里一含，用舌尖舔了舔。頓時，她犯難了：畫個什麼好呢？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珠在牆壁上、天花板上亂轉。

她連開了幾個頭，都沒有畫成。末了，她把鉛筆朝鋪上丟，抓起畫紙捏作一團，嘴巴閉得緊緊的，小臉蛋一沉，自管自地生起氣來了。

小三子把全部家當統統搬出來了。課本呀，小人書呀，馬糞紙呀……，把一張床鋪搞得亂七八糟。她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仰著個頭，從天花板一直望到腳尖。突然她叫了起來：

“有了，就畫它一雙鞋！”

這兩天，她對解放軍的鞋，算是着了迷啦。不費多大工夫，她就把一雙鞋畫好了，畫得又大又象。畫好了鞋又配上腳，配上身子，等到畫人頭的時候，紙上剩下的地方不多了。儘管人頭、人身和腳不很相稱，帽子上的五角星，是不能忘掉的。畫着、畫着，困難又來了：解放軍手上的槍，是什麼樣子呢？“連一根槍也畫不象，怎麼拿出去送人呀？”

小三子起身走到堂前，故意把身子挨呀挨的，挨到了擺武器的地方，小心地看了几眼。同志們要跟她玩，她撒了個謊，溜走了。

“光是画了个抗枪的解放军，算个什么意思呢？”小三子举着那张画，左看右看，又犯起难来了。她的眼光，总是停在那双鞋头上，要不，就盯着那个五角星。“这鞋，能飞洋过海吗？”她独自一人，对自己争论起来了：“就让它飞洋过海吧！”“一步一千里！”“不，一万里！”就这样，她把解放军的右脚尖上，画了一条歪歪曲曲的黑龙江，接着又连画了三条大河：一道黄河，一道长江，一道珠江，解放军的右脚跨到了西藏。画好了，她揀上等的顏料着色，又拿过来、拿过去，远的、近的，斜的、正的，細眯着双眼，着着实实地看了一阵。跟着，她还拍起了小巴掌，边唱边跳，自个儿叫好。这才小心地把画折好，放进了口袋，作了个鬼脸：誰也不能告訴！

傍晚，乘着小三子的全家在吃飯，排长廖龙泉亲自前来告别：部队要出发了。

小三子丢下飯碗，象小牛犢一样在排长的胸窩上抵着、撞着。

临出发时，排长又从連里領来两个記者，班里多了两个生人。这事，一下子就被小三子知道了，她风快地跑去报告媽媽，加煮了四个雞蛋。姐妹三个，每人的兜里都装滿了雞蛋，小三子装了十四个。媽媽吩咐：大姐、二姐各管三个解放军，小三子管六个，排长和班长的那一份，都得由小三子送。媽媽說，小三子胆大，又是个机灵鬼，能叫排长收下了，其余的就好說話。

排长和他的战士，沒有一点思想准备。連部吹集合号时，姐妹三个送礼来了。她們偷偷地把雞蛋塞进了战士的飯

包袋，有的战士，还被小三子装进了裤袋，战士们都没发觉哩；排长急得团团转，要推推不下，再说，跟大姑娘拉拉扯扯的，战士们根本不会这一套。排长只得给小三子说好话。谁知道，她滑得象泥鳅一样，抓也抓不住。排长只得跑去报告指导员，指导员说：“收下吧，有什么礼物，回送一点。”

“哪有什么回礼呀！”排长找遍了所有的口袋，又在饭包里翻了一回。对了，排长记起他的被包里有一块奖赏下来的降落伞绸子，再没有比这更适当的了。他赶忙在集合场上打开被包，取出那块黄绸子；可是，小三子的妈妈高低不收。这回，又用得上小三子了。当下，小三子也在人群中找他，是来送她的那张画的。排长把画收下，有意跟她指东说西地磨蹭了一会，眼看前卫连已提起背包要走了，他才说道：“小三子，把绸子拿回去，我向你妈妈借的。”

“勿要，阿拉屋里哪没咯。”她连看也不看一眼，双手不停地甩着。

“怎么勿要，昨天领子弹时借来包子弹的。”

小三子还是不接。

“要不相信，你拿去给妈看看，妈妈说不是，你再拿回来。”

小三子瞪大眼睛，朝排长看了一会，没发觉有骗她的神气，这才接了下来。这时，场上正热闹，送行的人有好几千，小三子东串西走地把这件事弄忘了。等到她妈妈发觉她手上拿着块绸子，非要她送回去不行时，哪里还来得及，队伍早已登上火车走了。